

生活散记 ■ 曾建梅

去龙潭村吃窑烤面包

住在屏南龙潭村一家民宿里,清晨六点半窗外已经大亮。想着早餐可以再去吃那一家窑烤面包,便有了翻身起床的兴致。

一个人出门,沿着溪水先走一圈,磨到七点多,估摸着那一家民宿该开门了,便进去问老板,有没有面包吃。那老板正在做新鲜面包,两手还粘着面糊,说可以先帮我烤热一个昨天的,一样香。

一边看他做今天的面包,一边等着复烤的,葱香味从烤箱里飘出来。不一会儿,老板娘也出来,看来头天晚上民宿的客人不少,应该是忙到很晚才睡。这两位不像是本地村民,衣着气质倒像是在城里机关上班的人。为何会在这里经营民宿?实在让人好奇。便忍不住找他们聊天。原来男主人曾经在省城工作,前些年被派驻到龙潭村任驻村干部,来的时候,村里都是留守老人,没有游客,更没有外来的居民。

但从如今的繁华热闹程度看,龙潭村的确是完成从寂静到热闹,从无人问津到游人如织的巨变,好在这样的变化没有改变村庄本来的面貌。前提也是这个村的自然条件太好了——一股清亮亮的活水从深山流出,由高而低汇成小溪,

两岸泥墙古厝错落有致;屋旁有高大的柿子树,树上叶已落尽,只剩晶亮的柿子如灯泡般点亮古村;各家泥黄的墙角又摆满蓝雪花、紫吊钟、粉红月季……从溪头到溪尾有廊桥、石桥、碇桥不一,那桥下就是大小不一的溪石与菖蒲将水流阻成一个一个好看的漩涡。两架木轮水车在最湍急的溪段缓缓滚动,日夜不息……这是沿水而居的龙潭村,像极了吴冠中笔下的写意画作,但生生游走着满街的村人与游客。

我也是众人之一。

面包烤好了,坐下来吃,女主人说头天晚上还用瓦罐炖了银耳羹和杂粮粥,向她要了一碗银耳汤,稠稠的,很好喝。

一会儿又有台湾口音的客人要离店,问她打包了几个面包,又向她咨询线路,要去的厦地村有什么值得观赏的景点。她非常熟练地介绍完了,还说自己也会组织摄影采风,可见其策划和联络的能力。这样来经营一家民宿,想必是从从容容,游刃有余。

吃完了早餐再去民宿外的水车边坐一会儿,临水的木阁里还没有游人,可以很放松地赤着脚放到美人靠上,就听那水声。一会儿有一只全身黑得发紫的小鸟飞来飞

去,停在水中的巨石上发呆。农历九十月,小风吹来,满村都是桂花香。便想人生能有几个这样的瞬间?万事不挂心,只听流水,只闻桂香。想想我们来回近200公里,开了许久的盘山路到这里,不就为这一刻吗?甚至可以说,此前的辛苦工作也是为了享受这一刻,再放大一点,说前半生的周周折折,也是为了这一刻,与这个木阁楼与这个水车与这一溪哗哗流动的溪水相遇。

有妇女蹲在石阶上就着流动的溪水洗衣,溪水带走了尘埃与烦扰,让整个村子清亮整洁,人也显得清爽。坐在溪边的凉亭中,看水中的游鱼、白鸭、鸟儿,便觉得你也可以和它们一样自由地享受时间。

坐了一刻钟,又有一位背包的年轻人进来,问我会不会打扰,一家子买了油条豆浆想坐在这里吃早餐,我笑笑把这个空间让给他们,再去找另另一处欢喜的地方。沿着溪流走到一片平整的草地上,一棵遗世独立的柿树下有长长的木椅,我便坐下来,把脚踩在青草地上,那上面有山间清晨微凉的温度。有人牵了两只小狗在草地上撒欢儿,忍不住和狗主人微笑着打招呼——人真正放松下来的时候,

对全世界都是报以微笑的。

八九点,太阳慢慢热起来。想到去年看过的一个偏僻处的小院,也是一间老房子改的民宿,门口有艳丽的石蒜花,不知今年是否还有开放。便凭着记忆的路线走过去。土墙民房外是一个三角形的小院,一株造型优美的梨树倚在院墙半高的围栏,千万片细叶的影子投到高大的泥墙上,比人工设计的美术作品还要美上十倍。主人在地面上铺了一层碎石,围出一个非常小的花圃,没有种什么艳丽的品种,就是一棵常春藤几株石蒜,这种简单自然的美,真是把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。

来这里客居的人真是有着很好的审美品位和动手能力。忍不住自我衡量一番,如果是我来打理这样的一个小院,我会弄成什么样子?要达到这样看似无心,实则用心的境界需要花费很多的工夫呀。

再信步转到一处布置得像书吧的老房子,有个年轻的小女生坐在窗前的桌上写东西,清秀的面孔有一种出尘的美。屋内陈列了几排书架,看起来藏书颇丰富,自顾自看了一会儿,她开口招呼我说楼上还有,得到了允许,便踩着木梯上二楼去,靠墙的几排书架上

竟还有《读库》、王小波以及一些国外年轻小说家的作品,像一个私人藏书楼,又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公共图书馆。想着如果有大段的时间可以来这里生活,应该不会感到寂寞。

楼上厅中一张长书桌坐着几个人,一位老师正在指导两个年轻人制香。那位老师大概就是这间古厝民宿的经营者,向我推荐了当地的艺术家的群,有看电影的,有讨论写作的,说不定期都有活动,我愿意都可以参加。加了群,才发现里面有许多从城市逃离到龙潭村的画家、电影编剧以及写作者。看来他们都和那位烤面包的男士一样,在龙潭村找到了精神家园。浩瀚宇宙中,人的存在不过是微茫的一瞬,如何度过是自己要解决的问题。本来就可以有多种解法。我的心又动了一动。但想想此时的我,恐怕心量还不到真正可以平静地居于山村的程度。不为逃避,只为拥抱一种生活,才能真正享受这样的生活。那时候或许我也可以学着烤一烤面包,甚至也可以筑一个烤炉,坐在炉前听柴火噼啪燃烧,等炉中的面团膨胀,表皮变得焦脆,有醇醇的麦香味儿飘出来……

履痕觅芳 ■ 欣桐

南寨山寻石记

秋风起,去南寨山看石头,这念头一生,脚下便有些不稳了。

这座素有“动物石林”之称的奇山,坐落于平潭北厝山利村,以低丘陵为主,山上遍布形态各异的风化花岗岩海蚀石。当地奇岩怪石保护协会的朋友告诉我,早在1992年,进行全岛旅游资源普查时,地理科学家们就在这里发现了至少30多处集中的石景。这个被称作“石头动物世界”的秘境,也因此成为海坛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一景。

步入景区,首先迎接我的便是“悟空迎宾”。这块奇石面朝大门,呈登高望远之势。我举起相机,用长焦镜头细细端详,才窥见“美猴王”的真容:奇石深凹处如眼,头顶仿佛戴着一顶礼帽,喉结处似系蝴蝶结,整体看来像一个大元宝,颇具“财运亨通”的美好寓意。突然来了一阵风,似从“悟空”的石窍中穿过,发出呜呜声响。这声音衬得山谷愈发空寂。满山的相思树,密密匝匝开满黄色小花。我恍惚觉得,自己并非走向一座山,而是正小心翼翼地步入一个海蚀地貌的公园。除了孙猴子,这里还有八戒、唐僧等奇岩怪石,南寨山因此又有“西游乐园”的别称。

行至半山腰,一处被绿树掩映的山道向高处延伸。在山体尽头,

我发现了“八戒养神”石。那块奇石半仰着头,闭目养神似的朝向天空,神情悠闲自得。旁边的介绍牌风趣地写道:天蓬元帅在南寨山中,似乎在美梦中想着他在高老庄的媳妇。我不禁为这幽默的解读会心一笑。

及至深入,方才真正领略到这“海蚀博物馆”的奇崛。目光所及,已非寻常山石的模样。那亿万年的风与浪,像是最有耐性也最富想象力的雕塑大师,将这些原本浑然一体的巨岩,打磨得光怪陆离,匪夷所思——鳄鱼峰、仙女峰、绵羊峰、神雕峰、青蛙峰与神龟谷,构成了南寨山突出的“五峰一谷”石景。

山势不高,易于攀登,让我得以悠闲地穿梭于各个景点之间。

在“鸳鸯理翅”石前,我驻足良久。这是山上最典型的象形岩之一,酷似一只水鸟回首,不停梳理被海风吹乱的羽毛。据说,这是以往平潭的小孩认识岛上象形岩的“启蒙石”之一。不远处是“骆驼拉炮”,形似一只骆驼拉着一门大炮,宛如“沙漠之舟”在捍卫祖国的海疆。相传南寨山是海防要地,明清时期为防倭患,依山筑寨,曾是戚家军抗倭驻军的地方。

途经“唐僧问路”石,从一条曲径通幽的小道行五六分钟,便见一块长条形的象形石,高约数米,面

朝开阔地,举手呈作揖状,好似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向路人问路。夕阳洒在石头上,仿佛为它披上了一层佛光。我变换位置再看,这石头又似三块长条石连成一体,宛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位壮士屹立于此,因此也被称为“桃园三结义”。

最令我惊叹的是“蛇吞羊”石,那蜿蜒的蛇身与惊恐的羊形浑然天成。忽然想起清人笔记中记载的“东海有巨鳌,负仙山而行”的传说。那缥缈的仙山,蓬莱、瀛洲,莫非其根基,便是这般模样?

一路巡山,来到了景区南侧腹地,一尊酷似大床的巨石依偎在灌木植物旁。石块中部凹陷成一块平面,石身布满蜂窝形壁龛,明显可见风化侵蚀的痕迹。这就是自古以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“仙人床”的奇石。有“仙人床”,必有“仙人椅”相配。在山麓另一侧,“仙人椅”立在山道边。椅背呈锥形,椅身同样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空洞。传说这“仙人椅”是玉皇大帝赐给南寨山的宝物。民间相传,坐过这“仙人椅”的人就会步步高升,人生旅途一帆风顺。更有趣的是,传说“八仙”中的铁拐李从仙人井来到南寨山,见此处风景绝佳,便坐下休憩,而“仙人椅”右下角的脚印,正是铁拐李因腿脚不便留下的印记。

南寨山还有近三处“情侣石”。最有名的一块位于西侧山道边,两块石头上部因凹槽分成两部分,状若两人头部,下部如两人紧挨端坐。左侧高大魁梧的男子似正揽抱着右边的女子,像情人在低声细语。许多游客为之动情,称其为“喜相逢”。千百年来,这些“情侣石”在南寨山吸收日月精华,诉说着地久天长的爱情佳话。

在南寨山的石缝间穿行,我还发现了一处名为“一孔窥天”的视觉奇观。遍布坑洞的扇形石块中间,有一个几十厘米的孔洞。透过这个小天窗,蓝天、白云、绿植和奇石等元素构成的画面,定格在方寸之间,给人沧海一瞬、一眼万年的感觉。

不觉间,已至山顶。眼前是浩渺无垠的台湾海峡,海水一直延伸到天际,与低垂的云幕相接。风更大了,带着毫无遮挡的海的气息,吹得人衣袂翻飞,几乎站立不稳。回头望去,来路已隐没在嶙峋的石影与苍翠的植被中,不远处山利村的石头厝、三十六脚湖等特色滨海风光,尽收眼底。

头顶咫尺蓝天,脚下阡陌纵横。我忽然明白,南寨山海蚀地貌最美、最震撼人心的地方,并非某一处形似某物的奇石,而是这整个的“磁场”,这种由绝对的动与绝对

的静共同构筑的巨大张力。它不提供答案,只呈现想象。它让每一个走入其间的人,都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一些最根本的问题——关于时间,关于存在,关于生命与消亡,关于世界的伟大与渺小……

离开南寨山时,我带走的不是一堆石头的照片,而是一个整个山丘的记忆。如同李宗盛歌中所唱:“越过山丘,才发现无人等候;喋喋不休,再也唤不回温柔……”这般心境,或许正是世人爱登山的缘由——站在高处回望,才惊觉时光如此匆匆,来时路已远,而前路依然山峦连绵。

南寨山的海蚀石林,如同一本自然之书,每一页都刻录着亿万年来海浪与风沙的故事。风如同雕刻大师,石头依旧会以人们无法察觉的速度,改变着毫厘的形貌。而我与旅人的匆匆一瞥,都不过是它漫长生命中一粒微不足道的、瞬间便被吹散的尘埃罢了。

这,或许便是行走与叩问的全部意义了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